



諸儒講義卷下

八

蘇州吳梅

字瞿安別號霜厓  
1881—1939

藏書



立

傳得其正

遠經殘學絕

國刑名乎秦黃老乎法  
朝周夫子勃興建圖

千歲之統下開河洛百世之傳是以二程夫子  
推廣其道以教學者必以持敬致知爲入德之  
門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用云  
者上

不可易之理則在云者謂致知之中

地也其高第上蔡謝先生則曰是以

敬而貴窮理也大居敬云者如居處

中大莫大乎此也貴窮理云者必窮

至貴莫貴乎此也其指示學者最

者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

蓋心爲活物乘氣機而出入凝冰焦  
飛亦危矣哉不有所統攝主宰其德  
命亦幾於息矣而其所以用工者諸  
君備言之學者先須識得敬字分明然  
心守曰主一無適者敬之本體以存主  
言也曰整齊嚴肅者敬之氣象以操持言也曰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以貞體此敬也曰戒謹  
恐懼者以畏體此敬也曰儼若思者以容貌體  
此敬也曰常惺惺者以不昧體此敬也文公敬

齋一箴正是鋪敘持敬工夫節目第一章言其  
靜之無違也第二章言其動之無違也第三章  
所以正其表第四章所以正其裏第五章言其  
無適也第六章言其主一也第七章以動靜無  
正總括一篇之大意也第八章慮其  
斷也第九章慮其工夫之差舛也分  
固敬字四方上下斷截遮闌更無透  
心學者苟有志於持敬固不患其不  
方矣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

之理有所未明則心之知有所未盡  
使人窮物之理極吾之知程子言格  
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  
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雖  
已括已盡先後之序又有不可紊者必  
以讀書居于先應事接物居于後蓋應事接物  
之當否此一接最未易到初學且當以讀書爲  
主雖事事物物固皆有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  
之故不讀書則無以識其事事物物之則也曰

堯舜以來聖賢千言萬語載在方冊皆經世之  
準度爲學之綱領若憑虛而暗索躡等而妄求  
無由可以致其知必隨章而玩味必逐句而精  
考胷中之權度稍定是非邪正之大分漸明然  
千古論人物參伍而觀錯綜而證而  
物庶乎裁處剖決周流圓轉無不中  
深義理愈瑩無往而非窮格之工也  
井井有條如此上蔡先生以爲窮理  
是處朱子又詳陳其窮理致知之條

學或問之中謂極其心之本體無不  
之知至學者苟有志於致知固不患  
力之方矣程子又曰入道莫如敬未  
而不敬者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  
之本先後之序又極其精切如此上  
蔡先生謂常惺惺非正訓敬也敬是常惺惺之  
法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  
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  
也不敬則此心昏昧怠惰人欲肆而天理微物

交物引而去之則遂亾其正此不敬之驗也是  
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  
端莊靜一之中此敬也應事接物之間亦此敬  
也讀書講明非敬則若有若亾議論古今非敬  
以非以至於人生日用之常非敬則乖  
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  
不可偏廢實爲相須蓋不知則不能  
方不敬則無以爲致知之本所以謂  
講學自有正傳者此也抑嘗觀大學

誠意此卽居敬之功也至言致知格  
之要也鄒孟子盡心知性者窮理之  
心養性則又居敬之道也至中庸所  
天地位萬物育是又居敬窮理用功  
正考魯鄒伊洛垂教傳心之妙其指要  
綱領莫不若合符節而上蔡先生顧以一言舉  
之明白端的了無滲漏是豈非百世學者造道  
入德之指南乎恭惟聖天子尊崇道統表章正  
傳學校之外書院幾徧天下何其盛哉在昔先

朝以安定胡先生之書院推廣其規模以爲州  
縣之學校今雖有州縣之學校又收斂其規模  
爲四方之書院同師孔孟同尊周程同爲國家  
長育人才之地初無異也此蓋上之人作成教  
養無所不用其至如此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前使君以此邦獨未有書院於是追先賢以植  
風聲拓黌宇以來衿佩所以興起人心汲引後  
進仁矣哉得爲政之大本先生有曰同聲然後

相應同氣然後相求今賢使君以師友淵源之  
懿盡承流宣化之職以聲氣上求先生之心亦  
以聲氣下求爲學之士道同心同感應之妙自  
有不容言者夫子曰雲從龍風從虎亦各言其  
類也惟天台地靈人傑迪關雎之教爲袞繡之  
鄉衣冠文物得爲東南之望又有先輩遠庵諸  
老先生親傳考亭之學流風餘韻薰蒸漸漬不  
爲不久深山長谷之中陋巷窮閭之下豈無抱  
道蘊德深藏不願人之知者聲應氣求必有幡

然而起相與講求先生所謂大居敬而貴窮理  
者矣柏雖不敏願與諸君於此俛焉孳孳實下  
工夫謹毋失先生切問近思之學故不敢躐等  
及於高遠幸毋易之

十一月朔

此章與父軒江東  
書院章互相參

太極圖開全體呈露天根動處大用昭明是以  
聖人作易以明天地變化之道又指天地變化  
之道以明易故於陰陽進退消長之機提示學  
者最爲精切蓋自無而有自退而進者謂之變



自有而無自進而退者謂之化一動一靜陰合  
陽開變化不已是之謂全體大用也聖人觀一  
陽初生之象名其卦曰復朱子曰復之一陽不  
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中積來雖純陰爲坤然  
陽無可絕之理上面剝一分下面復一分積到  
冬至一陽始成非冬至之日頓然生一畫也程  
子傳易曰以一陽復于下乃見天地生物之心  
先儒謂靜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生  
物之心也蓋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之一

字正指動之端復之畫先儒抹過一其字曰靜  
是於人上說程子曰動是於卦上說所以不同  
也生物之心固於動處見之苟人心未靜雖生  
意流動于前而不見也方陽之生其勢尚微故  
聖人教人養之以靜要未可抹倒一靜字蓋靜  
而后能見天地之心而所見自在動上也康節  
先生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康節每觀  
於造化幾微之端以致其形容之妙故曰玄酒  
味方淡大音聲正希紫陽夫子曰寒威閉九野

陽德昭窮泉蓋朱子每於天地變化之端必致其警戒之義故曰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此一畫之潛陽生於壯卦之下諸老先生推明殆無餘蘊矣而復之之義可以次第陳之夫復者造化之樞機人心之根柢也有天地造化之復有人心造化之復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息滅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也學者於此時止觀天地造化之復而已乎抑亦

體天地造化之復以求吾心之復乎有能沈潛體認乎聖賢之所謂復感天地造化之復而吾心之造化亦復斯可以謂之學矣昔聖人之作易教人養之而勿害也故曰出入無疾教人以養之而有助也故曰朋來无咎教人養之而有漸也則曰反復其道教人養之以凝定也則曰至日閉關蓋欲學者反求諸心必於復之動而養其至著之端於文尤拳拳焉一陽初復復之爲最先者也驗之於心遷善之爲最速者也故

曰不遠復繫之以元吉休復而下仁者二之爻也獨復以從道者四之爻也敦復以自考者五之爻也不可為頻復而厲如三之爻也不可迷復而凶如上之爻也於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之復也終日營營知誘物化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發見於介然之頃此所謂善惡之復也指元為復者程子也曰元者物之始也指貞為復者周子也曰利貞誠之復也邵子謂冬至子之半是指貞元之間為復也

剝而後有復復固不先於剝也復則翦然而生矣妄而後有復復固不先於妄也復則自然无妄矣有陰也而後有陽之復有惡也而後有善之復惟聖人則无復也聖人之德動以天進退消息與時偕行即太極之妙而不囿於陰陽也又何待於復即誠之無為而不麗乎惡者又何待於復自顏子以下則有不免於復矣夫子於不遠復之下獨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餘諸子曰

月至焉者不可謂之不遠復也。顏復者有之矣。迷復者有之矣。然則學者亦惟學顏氏子之不遠復可也。程子曰：復者復於禮也。非克去己私，何以復禮？不勿其非禮之視，不可謂復也。不勿其非禮之聽，不可謂復也。不勿其非禮之言，不可謂復也。不勿其非禮之動，不可謂復也。朱子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此指四非而言於知上。復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此指四勿而言於行上。復也。凡此至論，可謂於學者喫緊警策深切。

著明如此，諸君體認明白。陽剛之復亦必反身而求於四者之非，精以察之於四者之勿。勇以決之，是亦顏子矣。雖然天理難明，人欲易徇。一日之間存天理之時寧幾何，而汨沒於利欲者已不可勝計。上蔡先生曰：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所以開示學者可謂坦然明白。嗚呼！自紫陽夢奠餘六十年，其門人高弟亦已



原件短缺

絕響雖先生之書盛行于世方剽竊撥拾以爲  
衛鬻之資義理之滋味日薄聖賢之闡奧日遠  
自非灼然有以見天理人欲之限界分明奮然  
自拔於利欲昏塞之中則禮豈易復仁豈易存  
願諸君因此陽剛之復體之於身省察克治同  
歸于一復也朱子又有贊復卦之辭提撕警厲  
爲尤切當與諸君熟復吟誦以痛講其義是亦  
賢侯之願望於諸君者也惟相與勉之

朱子讀書法

義且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  
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當確至其門人非惟不  
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各失之然初看  
時不可先萌此心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亦多  
有好處須借他做箇階級去尋將來自見得道  
理知彼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胡侍郎多教人  
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若看得  
透時只有一兩字是緊要程先生及尹和靖多  
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

仔細看得意味方好。大學是爲學綱目，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此書雖不多，而規模固備。一書之間緊要只在格物兩字。論語愈看愈見得滋味，出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非幸事，但患自家不能用心。聖人之言詳緩，孟子之言勇決。論語是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

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小瑕疵。若是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軀死不傳。孟子之言親切明白，無甚可疑。只要熟讀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都汗流。孟子每章或千百字，反覆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孟子於義利間辯得毫釐不差。孟子做氣上工夫多大。

底小大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說義理精細  
明白活潑潑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  
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  
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拓之端語孟  
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論語要冷  
看孟子要熟讀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  
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恁地整齊中庸實未  
易讀且虛心玩味又當自得大抵其說無所不  
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漢儒收拾

聖人殘缺之經於煨燼之餘各爲訓詁章句以  
名家受其學者專守一門而不敢異背其師說  
者至不啻於時風俗淳厚如此今本朝周程諸  
子發明義理之精微上求洙泗之統緒一派宗  
旨固非漢儒專門比也讀其書者反不若漢儒  
守之之固愚深惑焉天開吾道之光明生朱子  
於濂洛之後窮深極微以會于一毫分縷析以  
辯其殊其用工於四書也訂訛補正糾分別異  
搜採諸家之精腴戛刮磨礪洗緝綴織句句字



字從權衡中秤停過高高下下輕輕重重無一  
毫不得其當其用心勤苦如此今學者無朱子  
之天資無朱子之學力乃不肯沈潛探討其旨  
意之所歸一覽未得其門戶則已起厭薄之心  
思立異論跨越而突過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朱子匯百川而歸大海域萬殊而歸一本其甄  
陶鑄鑄之妙與天地同一橐籥非研幾極深於  
四書者不知之於是寬平正大者不使之不精  
整峻嚴格者不使之未暢通達奇偉者由是而

無過高之失縕籍敷暢者由是而無柔弱之病  
清和靡密者由是而無率合支離之弊篤厚易  
直者則有以全其濃郁之風平淡簡約者則有  
以永其精實之味又有發前聖之未發而自得  
於心者亦條疏于后要使句義著明章旨融液  
年運而往屢加改定不厭不倦益老益確至易  
實而未已真集厥大成爲千萬世不刊之書以  
朱子竭一生之力方成是書後學曾竭一生之  
力與之看是書乎看是書者曾與之句句字字

求其義乎蓋其書也必有綱有目而又有目中  
之綱者有一字當百十字者有簡慢字卽是緊  
要字者果能如是而思乎今學者每不肯俛首  
遜志精求朱子之所取乃欲泛觀博取徧覽朱  
子之所棄買櫝還珠可深嘆哉蓋其書於諸家  
片言隻字無有遺脫故外來一句一字插入不  
得便至紫朱同色雅鄭同奏不純乎其爲學矣  
此今日學者之大病也不敢有隱於同志非敢  
與剽竊爲舉業者道也柏非不欲採摘四書中

大綱領與朋友共講之若不專心致志遵守朱  
子之教雖朝夕以先天太極通書西銘之說諄  
諄相告無益也苟能將朱子一話一言信受奉  
行何患不造精微之境蓋朱子之書不可以粗  
心闊步半疑半信進也今先以朱子教人讀書  
之法序之於前又敢以讀朱子之書之病綴之  
於後惟朋友察焉柏近以陽復之義與朋友同  
講矣嘗及於顏子之不遠復又及克己復禮夫  
克己復禮之章比溪陳先生講之最詳密後人

幾不可措詞柏今日不敢正講此章因此章有  
小疑義姑舉之以證朱子之書不可匆遽率略  
讀之也夫此一章也而前後自是兩節前一節  
乃分爲四段又姑舉前一段言之集註曰仁者  
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此先釋第一段之字義如  
此言心之全德是說兼言之仁故未及乎愛之  
理言已與後之由已不同故明言是身之私欲  
復者方及天理之節文未及於事故未言人事

之儀則也其第二段方是解釋文義曰爲仁者  
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所以全三字是釋爲字其  
心之德四字是釋仁字其下五句四十七字只  
是釋此一句卽就腳翻轉曰蓋心之全德莫非  
天理謂降衷秉彝之初人欲未生渾是一團天  
理何用克復所以全之全是用字全德之全是  
體字此最是朱子文勢關鎖緊密處曰不能不  
壞於人欲此句若掉開說實推原其當全之意  
而過接處極簡徑曰故爲仁者此句卽已收歸

第一句意又曰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此句  
正釋克己復禮以證所以全三字又曰事皆天  
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是說所全之效此  
一節字義文義可謂明白初無可疑但所以全  
三字稍加涵蓄不曾有爲仁之正訓其門人則  
已有疑而問者矣有曰謂之仁者有曰卽是仁  
者有曰與後爲仁兩字不同者紛紛疑難記者  
卒不得朱子之的意雖疑者固有可議然亦有  
以見其讀朱子之書不可草草容易放過也愚

竊謂爲仁者是用功於仁也子曰有能一日用  
其力於仁矣乎此爲仁之正訓也朱子亦曰克  
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不特此也子貢問爲仁  
于張難與並爲仁惡不仁者其爲仁矣皆有用  
力於仁之義惟孝弟爲仁之本作行仁說皆不  
可作謂之仁說也克己之已與爲仁由己之已  
本一已也主之在我者也視聽言動皆己之用  
也非禮而視聽言動則己之欲也已之用自有  
用之則不可得而勿也已之欲則爲己之累不

可不勿也曰克曰復曰勿皆用力於仁之工夫也勿者克之具復者勿之功也凡弟子之間仁者聖人皆告之以求仁之方初未嘗言仁之體也若曰謂之仁則克已復禮是仁之體可乎朱子所以全三字正謂此是用力着工夫處未可曰謂之仁曰便是仁所以全正指克復之上用力亦是指克復之事蓋克去已私而后心之德明復乎天理而后心之德備所以謂之全也朱子於此章之後方載程子曰須是克盡已私皆

復於禮方始是仁蓋有盡字皆字方可謂之仁也此雖是文義上細碎曲折朱子前曰所以全後曰方始是於先後輕重之間一毫不放過如此學者不可不知因此省悟朱子之書豈可匆遽踈畧而讀之哉若論此章綱領大處則又有可得而言者夫仁之道最大而最難言也後之儒者言仁固有累數十百言而不得其要者而夫子只說此六字而仁之爲仁與夫求仁之方盡仁之道莫不包括無遺簡明直截親切周密

至味之有無窮之妙茲固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論語中大綱領又豈有大於此哉且孔門弟子  
莫不問仁夫子皆隨其身而教之未嘗有此一  
段義理丁寧告戒惟顏子可以承當故夫子特  
開之以用力之方又期之以用力之效復進之  
以用力之勇顏子工夫細密卽審問其目此又  
群弟子所未有也想夫子四勿之言一脫諸口  
顏子之心湛然秋水之潔盎然陽春之和請事  
之語其猶曾子之一唯與故朱子曰此是孔門

傳授心法與堯舜禹危微精一執中之傳並言  
之旣告之於友又進而告之於君不作世間第  
二義也豈不謂之大綱領而可勿遽率略讀之  
乎朱子又曰此是夫子教顏子殺賊手段是一  
刀兩段工夫故上蔡先生於克已上屢言之始  
曰有所偏且克將去又曰纔覺時便克將去從  
偏勝處克最後又曰克已須是從性偏難克處  
克將去此是上蔡先生悟殺賊手段曾於此一  
刀兩段處做工夫故益言而益有力朱子殿此

此章之末極是深意此是學者頂門一針也讀此章者其可忽諸大要讀書者先須別傳授之正偏次須識義理之綱領又次須盡文意之精微然後分工夫之緩急便勇往直前承當上蔡先生此一針方見有回生起死之功也此柏之所以拳拳赤心爲諸君勉又別錄北溪陳先生之說爲諸君式于後幸熟玩味之

顏淵問仁章

北溪陳先生說

孔顏答問爲仁一段嘗思之有理氣之分蓋人

受天命而生必得乎其理以爲性曰仁義禮智而皆具於心必得乎其氣以爲體曰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屬而皆具於身仁卽此心所得天理之全體而主於愛常生生不已而包乎四端猶天道之元而包乎四德也禮卽此心所得天理之節文而主於敬常生生不已上繼乎仁而下包乎義智猶天道之亨卽元之始通而兼乎利正也耳目口鼻四肢五臟之欲卽所得氣形之私而主於有我卽所謂已者而氣之所稟有

雜揉之不齊則欲之所感又有淺深之不一矣  
人惟天理人欲二者並行乎性命形氣之間而  
又日接乎事物無窮之境是以性命常易爲形  
氣揜而天理常多爲私欲屈故耳目口體之屬  
往往偏爲己意之徇有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  
不仁則此心漠然無以帥氣統形而御夫物殆  
將顛迷錯謬無所不至而萬善皆於是乎廢矣  
此聖門之學所以必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  
聖人所以必以克己復禮一言而斷之而於是

一言之中所要又在克己而所主則在復禮誠  
以己者吾身病仁之總目非他病之比而禮於  
仁爲切近在吾心天理有持循之實非如義智  
之裁可否別是非介乎兩端而未專於天理之  
守也故克去有己之私以復還乎是禮之本然  
伎日用間天理常爲主而氣形每聽命焉則吾  
心常清明端肅無一動不合乎節文之正而人  
欲無得以干之則此身純是天理而仁之爲體  
不離乎是矣至其所以爲克己復禮之目則又



不過乎勿爲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夫目視耳聽口言固也若動則兼乎內外而七情之所萌而四肢之所運也四者皆形氣之所爲而與心相應者也視聽則自外而感於內也言動則自內出而應於外也視聽言者發其端也動者成其事也四者視爲接物之先而聽次之然後繼於言而卒於動也亦有各司其一而各自爲一病者亦有因其一而動卽隨者要之四者足以該吾身之用而吾身日用所以爲天理人欲出

入之階者亦莫要於是四者矣自一而入者病未蔓四者參合則病根深非禮者卽形氣之私欲所謂已者而天理之反也非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已而不以理也以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理而不以已也出乎已則入乎理出乎理則入乎已以理者性命之正所當然而然而形氣順從者也以已者形氣之私所欲然而然而性命受制者也勿卽克之事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卽克已之謂也以禮而視聽言動卽復禮之

謂也曰克曰勿曰復曰爲二者操縱之間又吾心所以爲主而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也彼克則此復一長則一消茲又顏子用力所致謹處如臂之屈伸在肘如舟之縱橫樞柁如三軍之進退在將而於所謂勿者又以見物欲本自外來吾心非預內蓄而所以爲克之功初不用窮其巢穴而驅除之而非有斬伐攻戰之勞也截前一段已往之放心置之勿論只據今日見定求乍一念之頃此時此心全然清明無一點私

欲自此而往於非禮但勿更爲之而已一刻如一刻而常相接續一日如一日而常無間斷由是歲復歲以終其身焉則渾然天德矣是其名義豈不甚精而爲力豈不卓然從容不億哉雖然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亦何以精其克復之功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見玩天理而不肯進忍人欲而不肯割而依違於

二者之間矣亦何以勇其克復之力惟其知之也則表裏隱顯小大精粗厘分縷析無不瞭然如辨白黑而不可亂是又焉有人欲與吾天理混哉而又濟之以至健則割所愛如所仇捨所難如所易如一劍之斷蛇更不復續如紅爐之點雪消鎔無迹如洪濶下臨萬仞之壑沛然誰能禦之而又焉有人欲爲吾天理病哉然夫子於此直曰克己復禮爲仁止於行而不及知者非偏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若是其速

而無循序之漸者非徑也此蓋物格知至以上之事卽顏子學力所至而語之而惟顏子足以聞此未至乎此則遲速淺深不諳其所自而必有䟽闊滲漏之失矣若在學者雖不可以高躐徑造而亦不可以畏憚退縮而不務勉行之實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  
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意

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入猶

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

天下莫能破焉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

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

不可知不能則舉全體而一事及至而聖人

能盡也類所不能如孔子問禮

問官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地如覆載詩

博施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

生成之類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

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詩

雅早麓之篇鸞鸚類戾至也察著莫非此

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

獻書人吳良士捐贈

